

廿二史劄記

冊二

廿二史劄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後漢書編次訂正

光武紀開首卽稱光武至卽位後稱帝此仿班書高祖紀年稱高祖繼稱沛公稱漢王卽位稱帝之例也惟光武曾封蕭王此紀乃省却稱蕭王一節稍不同耳列傳例皆稱名獨光武兄縯則書其字伯升此亦本班書王莽傳內已稱伯升故也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旣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范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之史記如老子與韓非同傳屈原與賈誼同傳魯仲連與

鄒陽同傳但以類相從不拘時代漢書黃霸爲丞相朱邑爲大司農而皆入循吏傳以其長於治郡也夏侯勝治尚書京房治易宜入儒林傳而另爲列傳與眭宏等同卷以其皆精於占驗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國初人或中葉末造人而列爲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後漢書亦仿此例如卓茂本在雲臺圖像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爲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張宗法雄國初人度尚楊璇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爲都守能討賊也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

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著書恬於榮利也鄧彪張
禹徐防胡廣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
也袁安張輔韓陵周榮郭躬陳寵等同卷以其皆
明於法律決獄平允也班超梁懂同卷以其立功
絕域也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同卷以其文學也杜
根劉陶李雲同卷以其皆仗節能直諫也樊宏樊
謙樊準陰識陰興陰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
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蘇竟楊厚郎
顗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規切時政
也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
也此編次之用意也至崔寔傳載其政論一篇桓
譚傳載其陳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
說鮑宣一書王符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

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讖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關於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駰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璧雍詩及典引篇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傳毅傳載其迪志詩崔琦傳載其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郎顗傳載占驗七事郭太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略仿史紀扁鵲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爲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等五人來歷傳敘同諫廢太

子者殺諷劉禕薛皓閻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俔
第五頡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闡鄭安
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傳
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而同事者用類敘
法盡附見于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該也又有
詳簡得宜而無複出疊見之弊者吳漢傳敘其破
公孫述之功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
張步之功則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
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見詡傳則程傳不復載張
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覽傳則儉傳
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
弟爭相死事見融傳則儉傳不復載張讓矯殺何
進事見進傳則讓傳不復載劉虞以十萬衆攻公

孫瓚事見虞傳則瓚傳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見何進傳則紹傳不復載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又其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爲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爲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擊所在殺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

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
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
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
按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
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
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
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
按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
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覈檢而刺史太守多不
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
牘有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
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南帝城多近臣
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

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守令等十餘人皆死
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
田畝不均而起釁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盜賊自相
捕斬遂能淨盡蓋因守令皆以檢覈不實坐死遣
謁者爲更正然後解散耳而范書略不見起滅之
由

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兵時年
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北渡河
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爲蕭王明年六
月始卽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
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十四
歲本紀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

按前漢書漢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
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入爲帝則

應是二十五歲而臣瓚註謂文帝二十三卽位
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是文帝年歲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閹后立北鄉侯懿卽位是年十月薨計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乃范書無之蓋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帝在位并只半年皆爲立紀此不應獨缺也

班書王莽傳長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獨未央宮燒其餘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燒長安宮室至市里又外戚傳莽女爲平帝后帝崩莽篡位號后爲黃皇室主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投火中死范書更始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宮殿一無所毀更始至居長樂宮董卓傳亦言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惟有高廟及京北府舍是未央宮當莽死時已被焚赤眉之亂則長安爲墟并

不特未央宮無存而已乃獻帝紀董卓劫帝西遷車駕至長安幸未央宮董卓傳亦云帝之長安移于未央宮尋帝以病愈大會諸臣于未央宮此宮已被焚于王莽之敗何以獻帝西遷又有未央以駐蹕耶按順帝紀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宮想王莽時被焚之後東漢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書不經見而先則被焚後則駐蹕殊不明晰

皇后紀董卓弑宏農王其妃唐姬歸鄉里及李傕郭汜破長安遣兵抄略關東掠得姬傕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賈詡知之以告獻帝帝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常侍趙忠成壙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宏農王二月卽遷

都長安而葬宏農王亦以是月蓋將遷時草草瘞之也催汜之亂則在初平三年其掠得姬而獻帝迎還冊拜自是在長安時事而敘于葬宏農王之前已屬倒置而又曰置園中所謂園者安在耶漢時凡諸王葬處曰園陵其姬妾守園陵者曰某園貴人

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園貴人
靈帝尊孝仁皇妃曰慎園貴人

今宏農王妃所居之園卽

宏農王葬處耶則是時妃在長安而葬處在洛陽時方擾亂不能送往也或卽宮內之園以居之耶吳漢傳漢伐公孫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爲營造浮橋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怒詔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以其與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後漢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以狀奏上帝曰公還廣

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
公從廣都五十里赴之適當其危破述必矣按先
以相距二十里謂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
正可破賊語似矛盾蓋漢先營江北尙營江南恐
述斷浮橋則彼此不能相救耳而傳未分別言之
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書惟光武
兄續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帝之親兄舂陵
首事其功最大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故范
書仍之也乃范式張劭合傳前半篇敘劭事則稱
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體蓋本
當時人爲張范作合傳蔚宗卽抄入史不復改訂
耳

三國魏志有方技傳備載華陀管輅等而道士于

吉尤有異術據江表傳謂吉制符水治病吳人爭
事之孫策在城樓會諸將吉適過諸將爭下樓迎
拜策怒令收之諸將咸爲之請策曰此子妖妄惑
衆昔張津在交州常着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卒爲
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遂斬之搜神
記謂策殺吉後偶出行爲許貢客射傷歸治瘡嘗
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惡之後照鏡忽見吉在
鏡中因大叫瘡裂而死是吉乃漢末一技術之士
陳壽吳志不爲立傳蓋以魏志有方技一門吳志
不立方技故遺之也蔚宗作後漢書旣以華陀入
方技矣于吉在順帝時已有琅邪人宮崇者以吉
所得神書上之則其人與華陀同時而年壽在陀
之前蔚宗旣傳陀何以不傳吉耶按范書襄楷傳

順帝時宮崇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
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
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其書妖妄
不經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見于楷傳故
不復有傳耳

漢帝多自作詔

兩漢詔命皆由尚書出故比之于北斗謂天之喉
舌也後漢書周榮傳榮子興有文學尚書陳忠疏
薦興曰尚書出納帝命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俗
吏每作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則
詞多鄙固請以興爲尚書郎又宦官曹節欲害竇
武擁靈帝上殿召尚書官屬至脅以白刃使作詔
版此可見詔命皆由尚書郎所撰也漢詔最可觀

至今猶誦述蓋皆簡才學士充郎署之選而如陳忠所云則亦有拙于爲文及輾轉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職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等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討論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極詔

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本引公羊傳之詞

實賴有德左右小

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詔云上無天子人臣代草敢爲此語耶不特此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飭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韞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此等語無論非人所能代且馬后並未稱制尙書乃帝之近臣豈有答帝詔而卽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學能文此詔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讖書